

Yale

open yale courses

D 「死亡 哲学」 耶鲁大学第一公开课

[美]谢利·卡根 (Shelly Kagan) 著

贝小戎 蔡健仪 庞洋 译

D 「死亡 哲学」

耶鲁大学第一公开课

[美]谢利·卡根 (Shelly Kagan) 著
贝小戎 蔡健仪 庞洋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哲学：耶鲁大学第一公开课 / (美) 卡根 (Kagan, S.) 著；
贝小戎，蔡健仪，庞洋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6
ISBN 978-7-5502-7631-4

I. ①死… II. ①卡… ②贝… ③蔡… ④庞… III. ①死亡哲学—研究
IV. ①B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2728号

DEATH by Shelly Kagan

Copyright © 2012, by Yale University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Beijing Xiron Book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1267号

死亡哲学：耶鲁大学第一公开课

作 者：〔美〕谢利·卡根

译 者：贝小戎 蔡健仪 庞 洋

责任编辑：王 巍

特约监制：赵 菁

产品经理：张庆丽

特约编辑：刘 倩 李 萇

装帧设计：门乃婷工作室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43千字 700毫米×990毫米 1/16 印张25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7631-4

定价：49.8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82069336

| 第一章 |

思考死亡

这是一本关于死亡的书，同时它又是一部哲学著作。这就意味着，我们将要讨论的主题有别于其他关于死亡的书可能涵盖的主题。所以，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谈谈我们不会讨论哪些话题。你也许期待或希望一本关于死亡的书会讨论这些话题，这很合理，但是我不去讨论它们，所以你马上就能意识到这是不是你要找的书。

说到我们不会讨论的话题，我主要想到的是关于死亡的本质或现象的心理学、社会学问题。比如，一本关于死亡的书可能会详细地讨论死亡的过程，或人们慢慢接受自己终有一死这一事实。我们不会谈论这些。同样，我们也不会谈论悲伤或丧亲之痛的过程。我们不会讨论美国的殡葬业，或我们对待死亡的恼人态度，或我们如何倾向于避免面对死亡。这些话题都很重要，但是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会去讨论它们。

那么，我们将讨论什么呢？我们将讨论开始思考死亡的本质时出现的哲学问题，诸如：我们死亡时发生了什么？不过，为了着手讨论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思考：我们是什么？人是怎样的一种实体（entity）？尤其是，我们有灵魂（soul）吗？

在一开始，我还要解释一下，在本书中我把“灵魂”当作一个哲学术语来使用。我用“灵魂”一词特指某种非物质的（immaterial）、完全不同于我们肉体（body）的东西。所以，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有非物质的灵魂，

即某种在我们的肉体死亡后会存活下来（survive the death of the body）的东西吗？如果没有，这对死亡的本质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死亡时发生了什么？

我们还会问：我死后仍存活下来（survive my death）需要哪些条件？事实上，我们要问，普遍说来，对我来说，活着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活着对我来说，好比说今晚活着是什么意思？这大体上就是我问这个问题的意思。在明天下午的某个时候，某个人会坐在我的电脑前写这本书，我当然会假定（并且希望！）那就是我。但是，如果说那个明天坐在这里打字的人，跟今天坐在这里打字的人正是同一个人，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这是人在时间中的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问题。显然，我们如果要恰当地思考死亡和存活，以及我死后继续存在的可能性，首先要弄清个人同一性的本质。

本书的前半部分将用大部分篇幅来讨论灵魂的存在、死亡的本质，以及死后存活的可能性等问题，然后我们会回到价值问题上。如果死亡真的是终点，那么死亡会很糟糕吗？当然，大部分人很有可能会立刻认为死亡是很糟糕的。但死亡为何会那么糟糕，这其中哲学之谜。

现在，我要试着让你马上感受一下死亡的一个难解之处。假设我死后就不存在了，如果你想一想，你很难看出死亡为何对我来说会是一件坏事。毕竟，当我死了之后，死亡对我来说好像不可能是坏事：对于某种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怎么会发生任何坏事？如果我死后，死亡对我来说不是坏事，那么它对我来说怎么会是坏事呢？毕竟，在我还活着的时候，看上去死亡对我肯定不会是坏事！

别担心，我不会努力劝服你，说死亡不是坏事。但是我们将会看到，要准确地厘清死亡到底坏在哪里，以便看到死亡怎么可能是一件坏事，这是要下点儿功夫的。（还有个问题值得一问：是否不止一点使死亡成了坏事。）现在，如果死亡真的是一件坏事，那么你可能会问，永生不朽（immortality）会不会

是一件好事？这是我们将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普遍来说，我们要问的是：我将会死掉这一事实将如何影响我活着的方式？对我会死掉这一事实，我应该持何种态度？比如，我该不该害怕死亡？我该不该对终有一死这一事实感到绝望？

最后，我们会转向自杀问题。许多人认为，鉴于生命很有价值、很珍贵，我们永远都没有道理去自杀。毕竟，那是在放弃你能拥有的唯一的生命。所以，在本书的最后，我们会考察自杀的理性和道德（或者，也许应该说是自杀的非理性和不道德）。

上述这些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对于熟悉相关哲学术语的人，可以粗略地说，本书的前半部分是形而上学，后半部分是价值理论。

现在有两种不同的撰写哲学著作的方式，尤其是这样的导论读物。在第一种方式中，你只是简单地列出各种可选立场，从正反两方面辩论，而你尽量保持中立。你不会一开始就公开站在某一边，而是避免暴露你接受的特定立场。这是第一条道路。但你也可以选择一条非常不同的道路。要提醒你的是，在本书中我将选择第二条道路。在第二条道路中，你会告诉读者你所接受的观点，并竭尽全力地为它们辩护。这更接近于我接下来的做法。我将形成一种特定的思想路线，并为之做出辩护。也就是说，关于我将讨论的问题，我持有一套观点，而我在本书中将努力说服你认为这些观点就是正确的。

为了帮你迅速弄清这些观点，我首先要描述一下跟它不同的另一套观点，那是其他人所接受的观点。这种常见观点包含了许多逻辑清晰的主张。从逻辑上说，你可以相信这套观点中的一些而非全部，也有许多人确实会全盘接受，由此我估摸着你很有可能会相信其中的一些观点。

这套常见的观点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拥有灵魂。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有肉体，我们不只是一块块肉和骨头。相反，我们还有一部分，也许正是核心

的部分，某种不只是物理的（physical）东西，它是我们精神的、非物质的部分。如我所说，在这本书中我将称它为灵魂。大部分人都相信有灵魂，或许你也相信。大部分美国人都相信存在着某种非物质的灵魂。这种常见的观点接着认为，由于这种非物质的灵魂存在，我们很有可能死后仍然活着。死亡是我们肉身的灭失，但是我们的灵魂是非物质的，所以在我们死后会继续存在。当然，关于死亡有许多我们无法了解的东西，死亡是终极之谜。但是，不管你是否相信人有灵魂，你可能至少会希望存在灵魂，因为那样你就很有可能死后仍活着。毕竟，死亡不仅是坏事，还可怕到令我们希望永远活着。永生会是多么美妙。如果有了灵魂，至少就有永生的可能。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如此——我们是不朽的灵魂——不管我们是否知道实情。如果没有灵魂，如果死亡真的是终点，那事情真是坏透了，以致我们显而易见的、恰当的、普遍的反应，就是带着恐惧和绝望面对死亡的前景。最后，鉴于死亡是这么可怕，生命是这么美好，放弃你的生命就永远都是没有道理的。因此，一方面，自杀总是非理性的；另一方面，它总是不道德的。

我刚才说了，这些是关于死亡的本质的常见观点。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在这本书中证明，这套观点是相当错误的。我要试着让你相信，人没有什么灵魂；我要试着让你相信，永生不会是一件好事；畏惧死亡实际上不是对死亡的恰当反应；死亡并非特别神秘；自杀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既理性又合乎道德。我认为常见的对死亡的想象是相当错误的，而我的目标是，让你们也相信这一点。

很自然地，我希望到这本书的最后你会同意我的观点。毕竟，我认为自己为之辩护的观点是正确的，我非常希望你最后相信这一事实。

但是我还要说，对你来说，关键不是最终同意我的观点，而是要为自己思考。归根结底，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邀请你严肃、认真地思考死亡，以一种大部分人从未采用过的方式去面对它、思考它。如果在这本书的最后，你没

有同意我的某个主张，那就随它去吧，我已经很满足了。好吧，虽然我不会完全感到满足，但是至少我会感到很大的满足，只要你真的思考过这些问题正反两方面的论证。

在开始之前，我要再说两点。首先，我已经解释过，这是一部哲学著作。基本上，这意味着，我们将试着用自己的推理能力来仔细思考，关于死亡我们能知道什么，或者能弄清楚什么。我们将从理性的角度来思考死亡。

所以，我需要说清楚，有一种证据和论证我们不会在本书中使用，那就是诉诸宗教权威。当然，你可能已经相信来世的存在，可能相信你死后将继续存活，可能相信永生。当然，你可以相信所有这些东西，因为你的教堂就是这么教你的。没关系，我的目标和意图不是让你脱离你的宗教信仰，或者反对你的宗教信仰。但是我确实希望先说清楚，在本书中我不会诉诸宗教论证，不管是天启，还是《圣经》的权威，还是你信奉的什么。

其次，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这本书当作一个巨大的假说。如果我们不得不从世俗的视角来思考，那么关于死亡的本质我们将得出怎样的结论呢？相对于神圣启示给出的权威答案，只使用我们自己的推理思考能力，我们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如果你刚好相信神圣启示，不妨换个时间再讨论，我们只是不会在这里争论它。

最后，我要解释一下“这是一部导论性哲学著作”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本书没有在话题中预设任何背景，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好懂。实际上，其中一些材料是很难懂的，有些思想可能很难一下子就把握住。事实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把某些部分读个两遍会很有帮助。当然，我不是真的指望你这样做，但要提醒你：哲学是很难懂的。

我还要强调，“这是一部导论性著作”有其第二层含义，即我们将要讨论的每个话题都可以延展开来。它们都可以用长得多的篇幅加以追问，超出我们

将要考虑的论证之外，总是有更深入的论证。许多这样的论证很快都会变得极其复杂，复杂到无法在这样的著作中加以讨论。对于我们将要讨论的每个话题来说，确实都是这样的。

所以读完之后，不要以为关于这些话题我的意见都已经是定论了。其实，它们更像是初步观点（first words）。但是，当然了，初步观点会是很好的起点。

提问

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跟死后存活的可能性有关。死掉之后还有生命吗？我死后至少还有仍然存在（exist）的可能吗？

表面看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至少需要弄清楚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我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是何物？或普遍来说，因为我不仅想知道自己死后的存活机会，还想知道所有人的，所以会问：人到底是何物？我们是由什么构成的？我们有哪些组成部分？

顺理成章地，在回答“我能存活下来吗”之前，我们需要了解自己是如何构成的，所以首先要做的是花点儿时间弄清人的基本“构件”。我们需要确定人是什么。

第二，我们要弄清：到底何谓存活（survive）？如果我们想知道死后存活的可能性，最好先弄清“存活”这一概念。那个将来作为我存在的到底是什么？

现在，关于存活的本质，即在时间中持续存在这一问题，可以用非常通俗的术语来讨论。我们可以讨论椅子、桌子、树木，或者任何东西的存活。我们可以问：同一个东西在时间中持续存在是怎么回事？或者，更抽象地说，在时间中持续的同—性（persistence of identity）的本质是什么？

但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存在——人类。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弄清一个人在时间中持续存在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哲学家们称这个问题为“个人的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也就是人在时间跨度中的同一性问题（同一个人在两个不同的时间中）。比如说，下周会有好几个人住在我家，我非常希望他们其中一人是我。但是，如果说其中一人下周正好是我，就是此刻坐在桌子前的这个人，这是什么意思？是什么使得那个人跟这个人一样？简单来说，就是个人同一性的本质是什么？或者，如果我们用存活的语境来提问：一个人的存活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所以，从表面看来，为了弄清我死后是否活了下来，或可能存活，我们至少需要知道人是什么，我们需要弄清存活的本质，或者（更具体的话）个人在时间中的同一性。毫无疑问，我们将用几章来仔细研究这些问题。

但是在开始之前，我们要考虑对这一整体计划的一个反驳。我们要花许多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死后有生命吗？或者死后可能有生命吗？我死后能不能存活？然而，根据我脑中的这一反驳，整个复杂的研究都是一种误解，它基于一种混淆。这种反驳意见说，一旦我们看出这一混淆，就能看出我们提问的确凿答案。我死后还能不能活着？当然不能！

如果这是对的，我们的讨论就简单多了。但它对不对呢？这种反驳是这样说的^①：

对于我们发问的这个问题，一种陈述方式是：死后有没有生命？但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假如我们一开始问，一个人死了（has died）是什么意思，那么“死亡”（death）一个很自然的定义是，它类似于“生命的终止”。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问“死后有没有生命”，就像在问“生命终止之后有没有生

^① 杰伊·罗森堡，*Thinking Clearly About Death*（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1983）一书中，于第18~22页对此论题的其中一个版本有进一步的探讨。

命？”对此的回答应该很明显，答案是没有。问死后有没有生命，就像稀里糊涂地问你的生命耗尽了之后还有没有生命。哦，咄！当然没有！这就好比问“我吃光了盘子里的食物之后，盘子里还有没有食物剩下？”或者“电影结束了之后电影会怎样？”这是愚蠢的问题，因为一旦你明白了你问的是什么，答案就包含于其中了，答案不言而喻。

所以，这种反驳意见接着说，虽然很久以来人们觉得“死后有没有生命”是一个巨大的谜，是重大的哲学问题之一，但这真的只是一种错觉。实际上，一旦你思考它，你就能看出答案必然是：没有。死后不可能有生命，生命结束之后不可能还有生命。

或者，假如我们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来问：我能从我的死亡中存活下来吗？那么，“存活下来”一词是什么意思？我们说某人从某件事中存活了下来，比如有一次意外或者一场病，他没有死，他还活着。比如，发生了车祸，你可能会说某位先生去世了，某位女士存活了下来，而说她存活了下来就等于说她还活着。所以，问“我能不能从我的死亡中存活下来”，就好比问“我死后还能活着吗”。而死亡是什么？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所以，问能不能从自己的死亡中存活下来，其实是问：我的生命终结之后还能不能活着？我是不是一个死的时候没有死去的人？答案又是：咄！当然不能！鉴于存活定义，你不可能从你的死亡中存活下来。

这一反驳总会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一则笑话。你可能听过这个笑话，7岁的时候它会让你抓狂。它听上去就像一个谜语：“一架飞机在加拿大和美国边境坠机，人们该把幸存者埋到哪里？加拿大还是美国？”7岁的时候，你会想：“我不知道他们会把幸存者埋在哪里，会埋在加拿大吗？还是会埋在美国？”但答案当然是：你不会把幸存者埋起来！幸存者是还没有死的人！所以，问“我能不能从我的死亡中存活下来”，就像在问“我死后是不是还没有死”，答案当

然是：不是！如果你死了，那么显然你没有存活下来，这一问题根本无从谈起。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至少这个反驳是这么说的。

在这里，我不想彻底拒绝考虑这一反驳，所以才用好几段话来详细说明它，但我认为有一种回应它的办法。我们需要做的是，搞清楚我们想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会试着把这个问题提得更准确些。关键是，使它成为一个真正开放的问题，一个我们可以合理提出的问题。

我将在本书中多次提醒大家，我是一位哲学家。这意味着：我所知的事实并非包罗万象。所以，对于我即将给你讲的故事，有些地方我希望自己知道那些事实，但是我不知道。因此，为了讲好这个故事，我应该邀请一位客座作者，一位杰出的生理学家来给我们提供我不知道的事实。但我并没有，我只是假装这样做。我会说“之类之类”，然后在应该请出我们的客座生理学家时，我会捏造相关的细节。没关系，对我们的目的来说，细节没有那么重要。

请想一下一具肉体死亡时发生了什么。无疑，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杀死一个人。你可以毒死他，你可以勒死他，你可以向他的心脏开枪。他可以死于自然原因，比如心脏病突发，或者中风，或者癌症。导致死亡的也许是不同的起因，但是假定这些原因殊途同归，你最终都要经历一系列事件。这是些什么事件？这正是我不知道细节的地方，但是我会按照下面的情况来理解。不论何种原初的致死缘由，最终血液不再循环，氧气无法在肉体里流通，导致大脑开始缺氧。由于细胞逐渐缺氧，无法继续开展各种代谢过程，它们便无法按需修复自身遭到的各种损害，或者生产它们所需的氨基酸和蛋白质。细胞随之开始衰败，细胞结构开始崩溃，无法照常修复。最后，关键的细胞结构毁掉了，然后轰的一声，肉体死了。如我所说，我不知道自己描述的是否准确。我刚才讲的是一个粗略的故事，但是类似的故事大体上是真的。

我已经给你勾勒出了这个故事。这就是肉体死去时体内所发生的事件，尽

管我并不是真的知道其细节。我们可以称这些事件为 B_1 、 B_2 、 B_3 ，直到 B_n （ B 代表body，肉体）。在 B_1 开始前，你的肉体还在运行，按照肉体的方式正常地工作着，呼吸、繁殖细胞等。在这一过程的最后，即 B_n ，就是肉体的死亡。从 B_1 到 B_n ，就是死亡的过程。至少，这是肉体之死（death of the body）。医学院的人士、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会这样向我们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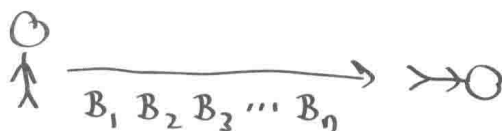


图2.1

假定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肉体之死”，把这一序列最后发生的事件称为“肉体之死”。现在我们仍可以问，或至少看起来可以问：我还能不能，或者我是否在我的肉体死后仍然存在着？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至少看上去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这么提问。问我的肉体死后我还能不能存在，这里并没有明显的荒唐之处。答案可能会是“不能”，但至少不是“显然不能”，这需要持续的论证才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下定论。从我们目前知道的来判断，答案最后可能是肯定的。这只是把我们带回了这一想法：我的肉体死后我是否能够存在，好像取决于我是什么。所以，我们马上要讨论这个问题。

但老是问“我的肉体死后，我能不能继续存在”有些累赘不便。在澄清了要问的问题之后，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重新表达它，不是坚持问“我的肉体死后，我是否能够继续存在”，而是有时用这样的问法来代替：我能从我的肉体之死中存活下来吗？这么问也无妨。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这样问：我死后能继续存在吗？这实质上并无不妥。实际上，我们可以规定，当我们在这类问题的背景下谈论“我的死亡”时，我们要谈论的是我“肉体的死亡”。所以，问

“我死后能继续存在吗”，不过是“我的肉体死后，我能存活吗”的简略形式，这样做没什么妨碍。即使我们问“死后有生命吗”，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安全地假定，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只是在问，“即使在我的肉体死亡后，我是否还依然存在”。这确实像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让我们试着来回答它。

两种观点

如我已经提出的，如果我们想回答“我的肉体死后，我是否能够继续存在”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我是谁。毕竟，一个人能否从肉体之死中存活下来，应该取决于（至少部分取决于）他是怎样构成的——他是由什么组成的，又有哪些部分。我们需要知道人是什么。用哲学术语来说，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形而上学的问题。

我来简述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两种基本立场。我想，这两种立场你都很熟悉，我们要做的是选择其中之一。确实，关于人的形而上学，这两种立场并非仅有的可能立场，但我认为它们是两种最突出的立场，而且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它们肯定是最值得去探索的立场。

第一种可能的立场是这样的：人是肉体 and 另一种东西——心灵（mind）——结合而成的。但这第一种观点的关键之处是，心灵被认为是一种独立于、区别于肉体的东西。用一个常见的词来说，它是灵魂。所以，人是，或者人有，或者人包含着肉体 and 灵魂。如我所说，灵魂是某种区别于肉体的东西。

现在，假定我们都很熟悉肉体的概念。以我为例，我的肉体是一团肌肤、骨头 and 肌肉，它正坐在我的电脑屏幕前，我每天拖着它到处走动。你也有一个肉体，你也拖着它四处走动。对于这种东西，我们可以放在秤上称重、用棍子

戳、生物学家可以去研究，它由各种分子、原子等组成。所以，肉体是人们拥有的一种东西。但是照第一种观点看来，我们还有一种不是肉体的东西，一种非物质的对象，它不是由分子和原子组成的。它是灵魂，它是意识、思维，或许还是人格的居所、所在地和基础。无论是以上哪种情形，关键的是，要想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恰当地理解心灵，就要用非肉体、非物质的术语来谈论它，即把它当作灵魂。

我们可以把这第一种观点称为二元论（dualism），因为它设定人有两种基本的组成成分，即肉体 and 灵魂。接下来我们将把“灵魂”一词留给这种二元论观点，根据这种观点，灵魂是一种非物质的、非肉体的东西，它跟肉体相反。肉体是物质实体，灵魂是非物质实体。这是二元论观点。

这便是第一种基本观点。稍后我会接着谈它，先让我来简述一下另一种基本观点。

我们要考虑的另一观点不是二元论，而是一元论。它说，组成人的只有一种基本的东西：肉体。那什么是人呢？人只是一种物质对象，只是一具肉体。由于第二种观点仅仅将人视为一种特殊的物理对象（physical object），我们把它称为物理主义（physicalism）。

在第二种观点看来，人只是物质对象，即一种物理的东西。当然，人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物质对象。实际上，人这种物质对象令人称奇。毕竟，按照第二种观点，人这种物理对象能够做大部分其他物理对象不能做的事情。我们能说话，我们能思考，我们能歌唱，我们能写诗，我们能恋爱，我们能害怕，我们能制订计划，我们可以认识宇宙。根据这种物理主义观点，人只是能做所有这些事情肉体：思考、理性、沟通、制订计划、恋爱、写诗。这是物理主义的观点。